

橫溪漫錄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無噍類其裨將馬吉者狀絕  
備善用兵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為盜脫訊耳得食則  
已奈何廣殺凡虜士人及僧道輒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  
飲食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道之無所歸者擇配  
嫁娉帳下或譖之曰是收拾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教其罪  
馬笑曰賊殺賊豈須有罪也耶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  
爪視之死矣遇駭殘忍亦為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  
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中以其救人如吉殆是耶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  
祿孤虛之術于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康公曰  
吾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sup>老</sup>勸余勿仕隱去可也余問何地可隱  
老人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初入約三  
四十步所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  
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笑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  
此中地澗民鮮常欲人來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  
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雜黍極歡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



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雖異姓然皆信厚  
和睦同氣不若也吾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即名士也老人肯  
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枲之屬皆不  
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携金珠珍異物在此俱無  
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計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必取衣食  
于他人耳揚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  
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康公能相從否于是三揚自  
中山歸落乃盡捐囊橐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

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  
自是穀不相聞康公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三易主楊  
公所向不可得而知也

則天末年益州有老父携藥壺于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之  
自食惟飲淨水如此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  
遊江岸閒眺永日又或登高引頸不語遇有識者告之曰人一  
身便如一國也人心即帝王也旁列臟腑即宰輔也外具九竅  
即群臣也故心病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止

之乎。凡欲身之無病，必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以此為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限已滿，今却歸島上。

俄化為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與藥壺並沒于水求尋不  
得

錢塘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為海鰐出入穴之度  
佈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真正一經云  
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為潮  
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待于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  
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地浮與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  
海之水入于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于滄海謂之汐浙

江發源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  
二山曰龕曰頽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挾勢逼如湧  
而為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  
激瀆淳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  
山而水濶下有沙潭南北亘之隔礙洪波感渴潮勢非江山  
淺逼使之然也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  
水之承地而元氣奔降于太空之中地秉水力以自持且與元  
氣奔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為



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為濤東海漁翁之論源遠近而分大小理  
亦近似而云地浮于水斷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地  
承地而无氣并降實叔國蒙之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  
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于易之坎卦為  
用故易說卦坎為水為月于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嶼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  
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嶼乃用為禳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  
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嶼始矣康節先生

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六焚楮錢程伊川恠問之曰冥器之  
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宗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  
焚紙錢有云恠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于鬼神不知何所  
據依使鬼神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窓百記云世既  
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  
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穀列冥器鑿楮象錢印  
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原其本初恐瘞錢為死者之禍  
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

廖高峰遽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葬之以禮。是夫子不欲  
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  
最為通議。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初變為蝗。虫謂蠶。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虫  
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虫。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  
子。謂之三虫。恐未足以盡之。初父母未<sup>亡</sup>也。憑藉父祖聲勢。恣  
情為非。父兄付之無可奈何。甚至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  
賣。謂之轉肩。父母知之。淹抑成病。又增利貨錢。候父母死。還錢

謂之下丁錢。或母先父亡，猶且庶幾。或父亡而母存，其為害特甚。初父亡，得財產入手，不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携歸奉養，則徃彼爭喧，取擾謂母藏物，反為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還，復受岑寂。或有兄弟粗給，則興訟索分。亦有匪人資給，以導其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已空虛。連及妻室，覓人蓄養，出入閨門，分甘忍恥，食殘衣糞。妻輩以寒飢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為。或有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被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



及父兄朋友求索度日。不知以何等處之矣。

崑崙山元陽觀有牡丹觀根株連抱相傳子喬所遺離縣治西北一百二十里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曰鴻名不  
可以謬解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  
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劍。  
沙丘作禍于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于  
飛陳。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

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  
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則天符之所  
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閩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益寶由于  
人事焉有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鑒  
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  
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櫝銷盡  
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  
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班餞之所而  
南孺多備竹喬林則故帥崔常侍彥魯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  
之作變崔公為所執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  
問至昔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群帥命左右以金  
盞酌江水至忽化為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盞中之血公祐授首  
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其像低鬟嚙顰艷  
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甃石圍數畝上擢三峰皆十餘

丈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一夕而止遂有茲山  
其神見形于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  
告鄉里為吾立祠于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遂建祠祀數世矣  
咸通末皇甫校補縣印當祭與同舍生夏侯禎偕行祭畢禎縱  
觀祠內眷之不能去乃索卮酒酬曰夏侯禎未有匹偶今仰觀  
靈姿願為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其夕歸夏侯生憊恍不寐  
若為陰靈所中余視之口不能言矣乃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  
禱曰夫人岳鎮愛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神



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其職其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  
不勝駭悼之餘，至有慢言瀆于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  
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  
專戮之辜。帝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于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  
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動雲輶，顧交甫而解明  
佩。若九閻一咩，必貽帛箔不修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  
也。神其聽之。冀訖夏候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也氣韻恬和容止都